



瓜达卢佩·格雷罗 (Guadalupe Guerrero)

瓜达卢佩·格雷罗 (Guadalupe Guerrero) ，一位教学领导者，系统思想家和战略思想者，带来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和技能。他丰富的教育领导能力来自于他在两个较大郊区学校系统担任高级领导、学校校长和任课教师时的工作磨练。他还完成了行政领导项目，这有助于完善他对公共教育的思考。



从他的正式研究和个人经历，瓜达卢佩 (Guadalupe)建立了一套关于公共教育方面的核心信念。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学校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学习机会。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的学校充满关怀和支持，让每个孩子体验学业上的成功感。我们的学校社区应为学生提供健康、正面的社会情感发展支援，从而帮助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发掘和发展他们独特的天赋和才能。他认为，当各级地区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开展工作时，这是可能的，特别是学校与家庭和社区的密切合作。我们在工作中应不断努力，持续改进学校和学校系统的复杂工作，所有的决策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以公平为重点。

成长过程

格雷罗 (Guerrero)先生在年轻时已懂得教育的力量。在家里，学校被认为是其他机会的关键之门。作为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个，他观察并努力仿效他勤劳的单身母亲的职业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瓜达卢佩 (Guadalupe)和他的两个兄弟都获得了 [雄鹰童子军] 的称号，且每个人都通过日常的音乐练习发挥他们在吉他，钢琴和小提琴上的才能。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瓜达卢佩 (Guadalupe) 半工半读念完了大学，平衡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在餐馆和银行工作，晚班的门警，以及在专业音乐录影带和婚礼上表演。为社区和公共服务思想也从很早就形成了。在高中，瓜达卢佩 (Guadalupe)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曾担任初级班主席和高中学生会主席。瓜达卢佩 (Guadalupe)也参加了校队摔跤和足球，和发展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兴趣。

小时候，瓜达卢佩 (Guadalupe)以一名英语学习者进入了三藩市湾区的公立学校。当他的家庭迁移到 [中央山谷] 时，学校没有为他的语言发展提供同样的支援，要求他独立地作出

额外的努力。小学时，一位音乐老师对瓜达卢佩 (Guadalupe) 甚感兴趣，并邀请他参加乐器班。在老师的鼓励下，瓜达卢佩 (Guadalupe) 对古典小提琴进行正式研究。最终，他的自律和努力被公认为是一名独唱演员，还在学校管弦乐队中担任主角，并成功地使他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学生。

在大学期间，瓜达卢佩 (Guadalupe) 有机会与城内青年一起工作，虽然他认为艺术应该是每一个学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也注意到许多学生在学业上挣扎。他一直致力于与儿童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并在高中的暑假里担任一名营地辅导员。因此，在本科学习的中途，他确定从事公共教育工作。虽然他喜欢音乐，但他的志向并不是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专业主修科转到历史上。

第一份工作：为辅助，然后老师

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最后一次期末考后的一天，他开车返回三藩市，走进 [米申区的] 一个社区组织，并立即被雇用为学业辅导，为大部分拉美裔移民社区的学生提供支援，并支持家长参与工作。在同年春天，他以课堂辅助（或助手）的身份申请加入教师教育计划。在获得教学证书的同时，他早上在 [奥克兰学校] 教一年级，下午教中学数学和科学。在拿到他的西班牙语双语教学证书的同时且在他搬到波士顿的四年教学前，格雷罗 (Guerrero) 先生在三藩市公立学校教学了三年。他继续在不同年级任教，成为读写能力专家，并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瓜达卢佩 (Guadalupe) 申请并被录取到在哈佛教育学院 [学校领导计划]；他同时被命名为 [詹姆斯·柯南特] 研究员，并被一致认可他是“一个具有领导潜力的优秀老师。”当瓜达卢佩 (Guadalupe) 获得哈佛这主要证书后，他获得多个在波士顿地区各学校当新校长的工作机会。

在他的第一任校长岗位上接受挑战

波士顿著名的校长，托马斯·拜恩 (Thomas Payzant) 博士，委派瓜达卢佩 (Guadalupe) 到一所波士顿最困难的公立学校，[保罗·德弗] (Paul A. Dever) 小学。总是愿意接受最大的挑战的瓜达卢佩 (Guadalupe) 接受了此学区总监一职；他应用了他的才能来支持和服务大比例被忽视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和伤残学生的社区，并改造表现不佳的学校。

入学后，开始召集教师加强学术规划的同时，学校明显地需要改善和支援。瓜达卢佩 (Guadalupe) 和他的团队利用当地的社会机构和医疗诊所，为许多有创伤和贫困问题的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全面支援。许多新学生是英语初学者且英语水平有限。因此，该校举办了一项帮助学生发现情绪障碍和其他严重残疾的规模巨大的项目。

学校的小组开始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教育工作者中建立了一个专业学习社区：经常协作和规划课程，研究和分析学生的工作和数据，并与他们的同事和指导教练打开教室大门。经过大量的努力，学校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意识，一致的教学实践，改善了家庭的参与，以及使学生更快乐地专注于学业。尽可能地把被退到了走廊的教室的伤残学生纳入普通教育课堂。国家教育部门进行的一项审计报告显示，学校的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学校及其领导也从事了适当的工作。事实上，该区开始关注到学校里的成功实践。

学校开始表现出一些令人鼓舞的早期收获的同时也面对保持这一势头的困难。与教师稳定有关的问题，对专业发展和规划时间的更多要求，出现重大需求的学生不断涌现，学区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支持，最终使之成为一场艰巨的任务。瓜达卢佩 (Guadalupe) 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央办事处的积极参与缓解一些学校控制之外的某些因素，只靠学校的独立支援，尽管学校再努力，也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有意探索这个学校系统如何支持学校改善规模的问题，瓜达卢佩 (Guadalupe) 获得了哈佛大学第二次的访问--全国六名申请者其中一名被挑选进入哈佛大学竞争激烈的“城市总监计划”。

回到 [达佛] 小学，数位的校长为了最终停滞不前的考试成绩挣扎着。马萨诸塞州政府决定接管学校。

这给瓜达卢佩 (Guadalupe)的经验是清晰的：“你不能在没有行使系统性的杠杆的情况下，大大改变挣扎的学校社区的条件。学校系统有责任为学生的学习确保必要的学校支援和条件。我不相信‘精品学校改革’，而是要改造整个系统，以更好地调整和区分公平地支持所有学校和学生。

转变体制，更好地支持所有学校和学生

当他在离开三藩市 [米申区] 的学生（搬到波士顿前），他告诉他们，他也需要继续学习 - 但他会回来。他的博士生学位把他带回了三藩市，他遵守了他的承诺。作为一名实习生，他与同僚共同撰写和帮助制定了一项新的学校改革计划，称为“总监专区”，并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联邦学校改进补助金。

当他在 [米申区] 推出了“总监专区”计划，新总监助理职位被学前班至12年级学校 (PreK-12) 标记为“持续低水平”的，他首要做的是离开中央办公室。为了帮助学校实施大胆的计划，他想以行动作新一步的接近。

他说：“我不想只是坐在中央办公室的另一个官僚，向学校发送备忘录，指导他们怎样去做。”他的第一步是在学校里设立营地，以便更好地融入日常工作。

他和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与这群学校携手合作，其中大部分是步行距离。当他回到中央办公室，他会征用会议室和轮流会见所有的部门主管对帮助学校的看法而调配重要的中央支援。

这项工作带来了可喜的早期成果，因为学校在教学和学习方面更加连贯。教学更加严格。学生们的情况越来越好了。考试成绩上升了——不是每一所学校都是统一的——但在过去的斗争中，成绩显著而令人赞叹。

“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社区开始感到有了希望，”他说。当他去附近的理发店进行定期修剪时，每个人都称他为“大师”，并分享他们把孩子入读临近学校（之前不一定会考虑）的正面感觉。“这是对我最大的赞美。我们仍然有工作需要做，但我们已经证明了什么是可能的，我们把那些成功的实践扩展到所有城市学校。”

采取规模化、区域化的战略

在区域学校两年后，该区副总监，[创新和社会正义] 副院长晋升为总监后，格雷罗 (Guerrero) 先生申请了这职位。作为一位副总监，格雷罗 (Guerrero) 先生将 [使命区] 的成功策略带入了一项全面战略计划，其中包括改善教育平等，学生成绩和问责制三个普遍目标：

- 通过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学，使社会公正成为现实。
- 在所有 SFUSD 学校创造学习环境，培养高度参与和快乐的学习者，并支持每个学生发挥他或她的潜能
- 保持对学生和家庭的地区承诺，并争取社区中的每个人的参与

这些目标不仅仅是纸上的理想：它们受到行动计划、预算和问责制的支持。展示“仆人”领导能力，忠于你的核心信念，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支持教育工作者，员工和领导者的挑战性工作，并保证所有的学校都关心、支持学生能茁壮成长--这些是瓜达卢佩·格雷罗 (Guadalupe Guerrero) 的驱动力。

这是瓜达卢佩 (Guadalupe) 为波特兰公立学校做出贡献的领导品牌。在他投入职业生涯以前，尽管遇到过一系列挑战，但他对与有才华的教育工作者和更广泛的波特兰公立学校 (PPS) 社区合作，使之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学校体系感到无比的乐观。